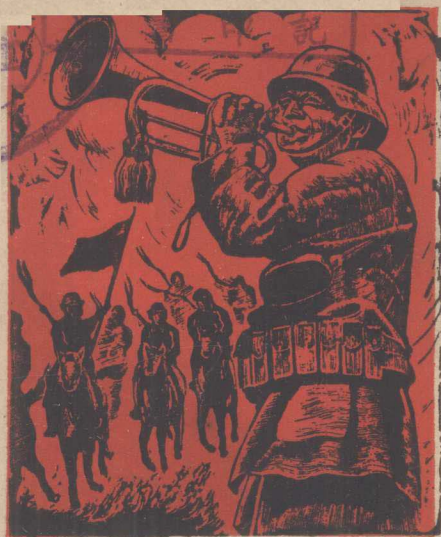


燕趙兒女

著 娥 安



行發店書活生

燕 趙 兒 女

著 娥 安

各 地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中 華 民 國 二 十 七 年 九 月

813
C097

燕趙兒女

每冊實價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安娥

發行者 生活書店

漢口：交通路六十三號
廣州：漢民北路五十一號
重慶：武庫街二十一號
香港：皇后道一七五號
西安：長沙成都梧州
桂林：貴陽昆明蘭州
宜昌：萬縣衡陽吉安
天水：南鄭南昌上海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九月初版(S)

序

上海陷落後，隨着逃亡的隊伍，匆匆到了武漢。當離開上海時，謠言紛紛，人心惶恐，爲了預備出吳淞口時敵人的檢查，連再三思索擺進箱子裏幾張稿紙，都又拿了出來。書是一本沒有，稿子一張沒帶。豈知到了武漢，經過幾個月後，偶爾在箱子裏，發現一本詩稿，不禁嚇了一跳！雖則只是幾篇殘餘舊稿，却像遇見老友似的親密。

到武漢幾個月來，因爲各方面工作的展開，使得提筆的人們，再沒有工夫安心寫作。一方面固然感覺急躁，但同時也得到工作上的愉快。現在把我到武漢後，匆忙中寫成的幾篇新稿，和從上海帶來的幾篇殘稿，集成了這本冊子。

在這裏面，多少可以尋出個人——也許是大家——在大時代中間，生活感情轉變的雪泥。

這個集子，使我最痛心的，是當上海抗戰前及抗戰中的幾個月中間，我完全睡在醫院裏！以致在這樣一個偉大時代當中，我竟沒有一篇東西把牠記下來！後來多少次，想憑記憶描寫一些當時的壯烈史績，終於都沒有成功！其餘在病中寫的一些關於抗戰（上海）的未完成作品，又沒有帶出來！想整理無從整理。這個缺憾，是我幾時想起來，幾時都覺痛心的！我在動手術過後，經過常久的昏迷狀態。醒來以後，我曾作了這樣一首詩，并給他起了個名子，叫「生死線上」。

那冤鬼們

一條條切着我的筋，

一塊塊割着我的肉；

我有聲無氣的矇矓着，

皺着眉細聽，

咬着牙忍受。

.....

我倒不是怕他把我殺死，

只怕他那刀剪的鐵痕，

使我的腦子生鏽！

我覺得這腦子還藏着：

如雲的詩文，

如火的宇宙。

何況我還準備着把這一切，

為民族解放而奮鬥。

我「哇」的一聲叫了起來！

我不能再任你宰割了，

你這吃人的野獸！

「啊！

冤鬼！

停止你血的演奏！」

.....

但那殘酷慣了的鬼們，

却輕輕地，輕輕地，

再刺上我兩針，

我漸漸地，漸漸地，

停止了咀咒！

但我終於衝過了死亡綫，仍舊恢復了一個健康的我，我應該拿起這枝筆來，爲抗戰而奮鬥！

目次

戰士之聲

獻給女戰士·····	一
抗戰的歌手·····	三
武裝了黃鶴樓·····	一〇
台兒莊·····	一七
飛將軍凱歌·····	三〇
孩子們的隊伍·····	三九
燕趙兒女	
燕趙兒女·····	四〇
古城的怒吼·····	五六

打回老家去的人們……………七二

逃亡線上

逃出了封鎖線……………八三

好漢坡……………九三

世仇……………九九

朝霞曲……………一〇三

紅燄曲……………一〇六

古城的回憶

大地……………一一一

困在古城的女兒……………一二〇

母親的宣佈……………一二四

獻給女戰士

你們穿着戎裝，

你們佩着刀鎗；

你們的神情，

是這樣的英勇而健壯！

你們對於敵人，

是那樣的無情，

但你們對百姓，

却這樣的慈祥。

我愛你們，

這莊嚴而帶笑的面孔；

我愛你們，

這勇敢而熱烈的心腸。

我不知道，

我說不出，

我對你們的，

敬愛，欽佩和希望！

抗戰的歌手

——武漢第二期抗戰宣傳週歌詠日——

一

天空飄着些薄薄的雲彩，

晨風把我們的戰旗吹開；

抗戰的歌手們，

一隊隊唱着走過來。

他們的步伐是那樣的堅定，

他們的歌聲是那樣的和諧：

萬顆熱烈的心，

團結得像個生鐵塊，

萬隻閃光的眼，

集中在司令台。

二

一聲軍號響了，

我們的歌手唱起來。

這不是歐美乞憐賣俏的爵士，

這不是基不西哀怨的情懷；

也不是法西斯們瘋狂的吶喊，

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明快的體裁。

而是爭取自由獨立的民族，

每個人的志願與任務，

用最大的信心所唱出來！

我們深信：

在我們的歌聲裏，

蘊育着一個光明偉大的時代。

三

這裏面甚麼事情？

使得我們最感光榮？

那便是每一隊歌手的行列中。

都出現着我們抗戰的兒童。

從他們天真的喉嚨裏，

發出了清脆純潔的歌聲。

他們並不做激昂的長嘯，

他們並不做悲壯的高鳴；

但他們却比任何優秀的演劇家，

都來得千倍的使人愛聽！

那種坦白，正義，熱誠的天性，

象徵了東方民族未來的和平。

四

抗戰的歌手們，

漸漸的離了司令台；

由於一個核心，

向着四方的街道散開。

武漢三鎮。

向他們喝着熱烈的彩；

歌手們，

回答他們以雄壯的音階。

如果說，

歌手們的隊伍像人中山；

那麼，

聽歌的羣衆便如人中海。

山失掉了海，

無從顯示他的堅定；

海失掉了山，

終日在波浪里徘徊。

隊伍失了羣衆，

無從估計自己的力量；

羣衆失了隊伍，

會沉陷在徬徨的悲哀。